

余嘉锡讲目录学

余嘉锡◎著

大师讲堂
学术经典

《余嘉锡讲目录学》出版说明

《余嘉锡讲目录学》是余嘉锡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，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。

《余嘉锡讲目录学》是余嘉锡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，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。

《余嘉锡讲目录学》是余嘉锡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，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。

《余嘉锡讲目录学》是余嘉锡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，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。

《余嘉锡讲目录学》是余嘉锡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，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。

余嘉锡讲目录学

余嘉锡
著



团结出版社

我们的学生时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余嘉锡讲目录学 / 余嘉锡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9. 1

ISBN 978-7-5126-4360-4

I. ①余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目录学—研究 IV.
①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1717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8mm×210mm 32 开

印 张: 8.875

字 数: 175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4360-4

定 价: 59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《大师讲堂》系列丛书

► 总序

/ 吴伯雄

梁启超说：“学术思想之在一国，犹人之有精神也。”的确，学术的盛衰，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与文化氛围。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内忧外患，较之晚清，更为剧烈，中华民族几乎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。而就是在这样日月无光的民国时代，却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师，他们不但具有坚实的旧学基础，也具备超前的新学眼光。加之前代学术的遗产，西方思想的启发，古义今情，交相辉映，西学中学，融合创新。因此，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梁启超、康有为、严复、王国维、鲁迅、胡适、冯友兰、余嘉锡、陈垣、钱穆、刘师培、马一孚、熊十力、顾颉刚、赵元任、汤用彤、刘文典、罗根泽……单是这一串串的人名，就足以使后来的学人心折骨惊，高山仰止。而他们在史学、哲学、文学、考古学、民俗学、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，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学术局面。

岁月如轮，大师已矣，我们已无法起大师于九原之下，领教大师们的学术文章。但是，“世无其人，归而求之吾书”（程子语）。

大师虽已远去，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，却可以供后人时时研读。时时从中悬想其风采，吸取其力量，不断自勉，不断奋进。诚如古人所说：“圣贤备黄卷中，舍此安求？”有鉴于此，我们从卷帙浩繁的民国大师著作当中，精心编选出版了这一套“大师讲堂系列丛书”，分辑印行，以飨读者。原书初版多为繁体字竖排，重新排版字体转换过程当中，难免会有鲁鱼豕亥之讹，还望读者不吝赐正。

吴伯雄，福建莆田人，1981年出生。2003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系，师从陈节教授。2006年获硕士学位。同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，师从王水照先生。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。同年9月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。推崇“博学而无所成名”。出版《论语则善》（九州出版社）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》（凤凰出版社）。

目 录

目录学发微 | 001

- 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| 003
- 二 目录释名 | 018
- 三 目录书之体制一 篇目 | 029
- 四 目录书之体制二 叙录 | 037
- 五 目录书之体制三 小序 | 059
- 六 目录书之体制四 版本序跋 | 074
- 七 目录学源流考上 周至三国 | 082
- 八 目录学源流考中 晋至隋 | 094
- 九 目录学源流考下 唐至清 | 114
- 十 目录类例之沿革 | 133

古书通例 | 163

绪论 | 165

卷一 案著录第一 | 170

卷二 明体例第二 | 212

卷三 论编次第三 | 247

卷四 辨附益第四 | 269

目录学发微

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

目录之学，由来尚矣！《诗》《书》之序，即其萌芽。及汉世刘向、刘歆奉诏校书，撰为《七略》《别录》，而其体裁遂以完备。自是以来，作者代不乏人，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。治学之士，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，较其他学术，尤为重要。今欲讲明此学，则其意义若何，功用安在，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。

《隋志》言：“刘向等校书，每一书就，向辄别为一录，论其指归，辨其讹谬，叙而奏之。”章学诚所谓“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也。（《校讎通义》叙。）其后作者，或不能尽符斯义，辄为通人所诋诃。虽自《通志·艺文略》目录一家已分四类，（总目、家藏总目、文章目、经史目四类。）继此枝分歧出，派别斯繁，不能尽限以一例，而要能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，昔人论之甚详。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。吾国学术，素乏系统，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，各家类然，而以目录为尤甚。故自来有目录之学，有目录之书，而无治目录学之书。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，久而心知其意，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。至其所以然之故，大抵默喻诸己，

未尝举以示人。今既列为学科，相与讲求，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，及其体制若何，方法若何，胥宜条分缕析，举前人之成例加以说明，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，省搜讨之力，即他日从事著作，亦庶几有成轨可循。今之所讲，其意盖在于此。

目录之书有三类：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，书名之下有解题者；（书名下论说，名称屡变，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，姑用以立说。）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；三曰小序解题并无，只著书名者。昔人论目录之学，于此三类，各有主张，而于编目之宗旨，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，则无异议。今取诸家之说，分类撮举之于下。

属于第一类者，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。现存者如晁、陈书目，《通考·经籍考》，《四库提要》之类是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簿录类》论云：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，盖有目录以为纲纪。体制湮灭，不可复知。孔子删《书》，别为之序，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《诗》，亦皆相类。（其实齐、鲁《诗》亦皆有序，清儒马国翰、陈寿祺诸家所辑《遗说》可考，此因《齐诗》魏代已亡，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，故但举毛、韩二《诗》耳。）汉时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条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寻事迹，疑则古之制也。自是以后，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。博览之士疾其浑漫，故王俭作《七志》，阮孝绪作《七录》，并皆别行。大体虽准向、歆，而远不逮矣。”

观《隋志》之持论，掊击诸家，推尊向、歆，盖以向之《别录》，每书皆有叙录，歆之《七略》，群篇并举指要，于书之指归讹谬，皆有论辨，（见前。）剖析条流，至为详尽，有益学术，故极推崇。荀勖《中经簿》，上承《七略》，下开四部，至为重要，而《隋志》谓其“但录题及言，盛以缥囊，书用细素，至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

辨”。（见篇首总论，下同。）其于勗之不满，溢于言表。此后自东晋义熙，以及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并有官撰目录，而为书皆只数卷，并不著解题，所谓“不能辨其流别，但记书名而已”。至王俭依据《七略》，（《玉海》卷五十二引俭序云：“今依《七略》更撰《七志》。”）阮孝绪斟酌王、刘，（《广弘明集》卷三《七录序》云：“今所撰《七录》斟酌王、刘。”）是皆取法前修，宜可免于讥议。然于《七志》，则谓其“不述作者之意，但于书名之下，每立一传。……文义浅近，未为典则”。于《七录》，则谓其“分部题目，颇有次序，剖析辞义，浅薄不经”。由是言之，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，固薄其浑漫，视为无足重轻；即有解题者，若其识解不深，则为美犹有憾。盖王俭之《志》，惟详于撰人事迹，于指归讹谬，少所发明，阮氏《七录》，或亦同之。故虽号博览之士，卒难辞浅薄之诮。观其一则曰“于作者之意，无所论辨”，再则曰“不述作者之意，未为典则”，则知凡目录之书，实兼学术之史，账簿式之书目，盖所不取也。唐时目录家，如毋煚、释智升之徒，其所主张，率同斯旨。

〔毋煚《古今书录序》〕（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）夫经籍者，开物成务，垂教作程，圣哲之能事，帝王之达典。去圣已久，开凿遂多。苟不剖判条源，甄明科部，则先贤遗事，有卒代而不闻；大国经书，遂终年而空泯。使学者孤舟泳海，弱羽凭天，衔石填溟，倚杖追日，莫闻名目，岂详家代，不亦劳乎！不亦弊乎！将使书千帙于掌眸，披万函于年祀，览录而知旨，观目而悉词，经坟之精术尽探，贤哲之睿思咸识，不见古人之面，而见古人之心，以传后来，不愈其己。

〔释智升《开元释教录序》〕夫目录之兴也，盖所以别真伪，

明是非，记人代之古今，标卷帙之多少，摭拾遗漏，删夷骈赘，提纲举要，历然可观也。

宋王尧臣等作《崇文总目》，每类有序，每书有释，盖祖向、歆之成规。郑樵作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，乃极不满之，谓其文繁无用。清初朱彝尊得《总目》钞本于天一阁，已无序释，因为之跋，归狱于樵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即用其本著录。《提要》信朱氏之说，所以罪樵者尤至。虽其考证不免谬误，然可见编录书目，均当有解题，乃为尽善也。

〔朱彝尊《曝书亭全集·崇文总目跋》〕（见卷四十四）《崇文总目》，当时撰定诸儒，皆有论说，凡一书大义，为举其纲，法至善也。其后若《郡斋读书志》《书录解题》等编，咸取法于此。故虽书有亡失，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，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。范氏天一阁有藏本，展卷读之，只有其目，当日之叙释，无一存焉。乐平马氏《经籍考》，述郑渔仲之言以排叱诸儒，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，嫌其文繁无用。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，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。（案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。）

〔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八十四《崇文总目提要》〕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。逮南宋时，郑樵作《通志》，始谓其文繁无用，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。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刘歆《七略》而作，班固已有自注。（案欲驳郑樵之说，当详考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之体例。今只举《班志》为说，不知樵说正是根据《艺文志》，是仍不足以服樵也。）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参考《七录》，互注存佚，亦沿其例。（案《隋志》佳处在每类之序论。若只每书下注存佚，则其文亦已略矣。）《唐书》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，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。后来得略见古

书之崖略，实缘于此，不可谓之繁文。郑樵作《通志》二十略，务欲凌跨前人，而《艺文》一略，非目睹其书，则不能详究原委，自揣海滨寒畯，不能窥中秘之全，无以驾乎其上，遂恶其害己而去之。此宋人忌刻之故智，非出公心。厥后托克托等作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纰漏颠倒，瑕隙百出，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，是即高宗误用樵言，删除序释之流弊也。（案《宋志》之丛脞，与郑樵绝不相干。）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，晁氏、陈氏二目，诸家藉为考证之资，而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及此书，则若存若亡，几希湮灭。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。（《崇文总目》之无序释，与郑樵初无关系。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》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，钱大昕《养新录》卷十四考之尤详。）

〔又《直斋书录解题提要》〕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，各详其卷帙多少，撰人名氏，而品题其得失，故曰解题。古书之不传于今者，得籍是以求其崖略；其传于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伪，核其异同。亦考证之所必资。

〔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〕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，必从此问涂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然此事非苦学精究，质之良师，未易明也。自宋之晁公武，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，皆学识未高，未足割断古书之真伪是非，辨其本之佳恶，校其讹谬也。

〔孙诒让《温州经籍志·叙例》〕（《籀膏述林》卷九）中垒校书，是有别录，释名辨类，厥体綦详。后世公私书录，率有解题。自北宋之《崇文》，逮熙朝之《四库》，目诵所及，殆数十家，大都繁简攸殊，而轨辙不异。而于篇题之下，香移叙跋；目录之外，采证群书。

《通考》经籍一门，实创兹例。朱氏《经义考》祖述马书，益恢郭郭。观其择擅群艺，研核臧否，信校讎之总汇，考镜之渊藪也。

属于第二类者，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也。然《汉志》本之《七略》，《七略》原有解题，班固删去之，而但存其《辑略》之文，散入各家之后以为之序，此特欲删繁就简，非以解题为无用也。《隋志》因之。至于小序之作法，则章学诚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二语尽之矣。

〔章学诚《校雠通义·序》〕 校雠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，纪录经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焉。

〔又《原道篇》〕（一之二） 刘歆《七略》，班固删其《辑略》而存其六。颜师古曰：“《辑略》，谓诸书之总要。”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。此最为明道之要，惜乎其文不传。今可见者，惟总计部目之后，条辨流别数语耳。（案班固条辨流别数语，即是刘歆《辑略》。章氏以为别有讨论群书之语，误甚。）即此数语窥之，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，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。

〔又《互著篇》〕（三之一） 古人著录，不徒为甲乙部次计。如徒为甲乙部次计，则一掌故令史足矣，何用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，仅乃卒业乎？（案此语亦误甚。《汉志》云：“刘向校书，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”盖每书皆先校而后著录，故今所传向诸书叙录，皆言“所校某书若干篇，除重复定著若干篇，已杀青，书可缮写”。是校雠已定，书可缮写之时，乃作一录，故其事不得不缓。今乃言古人著录，“父子世业，阅年二纪”。若向、歆两世相继，仅成一书目者，亦可笑矣！）盖部次流别，申明大道，

叙列九流百氏之学，使之绳贯珠联，无少缺逸，欲人即类求书，因书究学。古人最重家学，叙列一家之书，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，无不穷源至委，竟其流别，所谓著作之标准，群言之折衷也。

〔又《补校汉书·艺文志篇》〕（十之二）《汉志》最重学术源流，似有得于太史《叙传》，及庄周《天下篇》、荀卿《非十子》之意。此叙述著录，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，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。

〔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二〕刘中垒父子成《七略》一书，为后世校讎之祖。《班志》掇其精要，以著于篇后。（谓小序。）惟郑渔仲、章实斋能窥斯旨，商榷学术，洞彻源流，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，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，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。……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为目录，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。多识书名，辨别板本，一书估优为之，何待学者乎？

案：据《风俗通》引刘向《别录》，释校讎之义，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。则校讎正是审订文字，渔仲、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，而目为校讎，命名已误，朱氏之说非也。特目录不专是校讎板本耳。

章氏著《校讎通义》，盖将以发明向、歆父子校讎之义例。然于向、歆之遗说实未尝一考，仅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参互钩稽而为之说。故其言曰：“刘歆《七略》亡矣，其义例之可见者，班固《艺文志·注》而已。”（《互著篇》三之二。）夫《七略》《别录》虽亡，其逸文尚散见于诸书。（章氏时，马国翰、洪颐煊、姚振宗辑本皆

未出。章氏不长于考证，故未能搜讨。）况刘向校书叙录，今尚存数篇，即《别录》也。（说见后。）章氏仅知其校讎中秘，有所谓中书、外书、太常书、太史书、臣向书、臣某书，（《校讎条理篇》七之二。）而于录中立言，所以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，不置一言，故其书虽号宗刘，（章氏书第二篇名《宗刘》。）其实只能论班。其所最推重者，《汉志》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。其所谓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者，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，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。不知刘向之《别录》，其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。然章氏书虽多谬误，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，往往发为创论，暗与古合。即此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二语，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。以《隋志》及毋煊之说考之，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，盖天下之公言也。目录家所当奉为蓍蔡者矣。

属于第三类者，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。现存者如唐、宋、明《艺文志》，《通志·艺文略》，《书目答问》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。此类各书，不辨流别，但记书名，已深为《隋志》所讥，然苟出自通人之手，则其分门别类，秩然不紊，亦足考镜源流，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，郑樵所谓“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”，不可忽也。

〔郑樵《通志》卷七十一《校讎略》编次必谨类例论〕学之不专者，为书之不明也。书之不明者，为类例之不分也。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；有专门之学，则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学，学守其书，书守其类。人有存歿而学不息，世有变故而书不亡。以今之书校古之书，百无一存。其故何哉？士卒之亡者，由部伍之法不明也，书籍之亡者，由类例之法不分也。类例分，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，虽亡而不能亡也。又曰：类例既分，学术自明，以其先后本末具在。